



中國夢原創兒童文學精品書系

石月亮 集市

馬瑞翎

著

SHIYUELIANG
JISHI



云南出版集团 | 晨光出版社



中国梦 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ZHONGGUO MENG YUANCHUANG JIYUANG WENXUE JINGPIN SHUXI

石月亮 集市

SHI YUELIANG
JISHI

马瑞翎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月亮集市 / 马瑞翎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8. 1

(花开云南: 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9161-0

I. ①石… II. ①马…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9321号



马瑞翎◎著

出版人 吉彤

责任编辑 徐光辉 杨小彤

装帧设计 周鑫

责任校对 杨亚玲

责任印制 廖颖坤

邮 编 650034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电 话 0871-64186745(发行部)

0871-64178927(互联网营销部)

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

排 版 云南安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装 昆明淙纶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9161-0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86千

定 价 25.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Zongxu

序

花开彩云之南 盛世文学流芳

云南出版集团董事长

李维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在这39.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着多样的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和生物种类。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孕育了2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民俗风情与传说故事，这使得云南成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

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总是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美丽故事。故事是最能吸引人的。这些美丽的故事来自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来自独龙江边高黎贡山深处，来自香格里拉的雪山草甸，来自怒江、来自丽江、来自玉溪、来自楚雄、来自大理……云南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形成了云南独特的地域文学叙事特色。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奇异多彩的边地自然风光融入文学创作中，文学作品必然会带有引人入胜的异域人文风情与趣味盎然的自然生态景

观。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学叙事特色恰恰是适合儿童文学生长的肥沃土壤，同时也构建出独具云南特色的儿童文学风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从20世纪著名的“太阳鸟”作家群到今天的“七彩云南”作家群，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以其独特的边疆叙事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着云南民族团结、和谐美好、繁花似锦的盛世图景。

“花开云南——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意在展现当代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这幅盛世图景。该书系在过去云南儿童文学斐然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融入时代的气息与精神，以更广阔更丰富的内涵诠释着彩云之南边疆少年儿童的“中国梦”。

书中收入的一部部儿童文学作品就如同一朵朵鲜花，开放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该书系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当代云南儿童文学的面貌。

从“纵向”看，书系收入了云南老中青三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吴然、普飞等老一辈具有代表性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依然保持着高品质的创作，他们的力作让“太阳鸟”在今天再铸辉煌。普飞的原创新作《灵魂鸟》从云南峨山县的往事说起，带着我们感受风起云涌的历史气息与脉动；吴然的散文《我们的民族小学》则生动地描写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通过今昔对比，展现了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现状的巨变。除了老作家，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也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力。余雷的原创长篇小说《钥匙瓜》以云南白族地区为背景，讲述了白族男孩康登寻找白族传说中的钥匙瓜的故事，书中的白族歌谣与传说，让故事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韵味。沈涛是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家。她创作的《草尖上的露珠》是一部校园题材的小说，作品以一个小学生的视角来描写城乡间的差距，对留守儿童题材的持续关注，体现出作家沈涛的社会责任感。年轻作家段磊以香格里拉藏族的传统活动“羌姆”为题材，用现代的叙事方式描写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从“横向”看，书系打破了云南儿童文学只由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传统格局，邀请了不少省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加入创作的队伍。来自上海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以西双版纳跨境民族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天上的船》，精彩的丛林冒险故事中表现出大宇宙大生命的视角；同样来自上海的著名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则以不一样的视角来审视云南，他以神秘的香格里拉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幻想小说《灵狐少年》，将幻想与神秘的民族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以香格里拉为创作背景，来自东北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则以诗意而厚重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银河》，作品深掘了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信仰。著名作家高洪波曾经在云南生活过，他创作的散文作品《意象云南》，描绘了诗意葱茏的云南风光和风情。这些省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以不同的视角来描写云南，丰富了创作的元素，为云南的儿童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另外，该书系还有成人文学作家的加入。长期生活在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马瑞翎创作的长篇小说《寻找石月亮》，对怒族、傈僳族的生活进行了生动传神的再现；李夏的长篇小说《吉祥山谷》则以彝族聚居的楚雄为背景，将彝族的民间刺绣绝技与当代少年的探索精神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绿水青山的生态环保主题。

正是由于老作家依然以高品质的创作散发着光与热，中年作家以旺盛的创作力结出丰硕的果实，年轻的作家以新的姿态勇登儿童文学的舞台，全国各地的作家以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凝视云南，成人文学作家带着深厚的创作功底华丽转型，让云南儿童文学在新的时代百花齐放，在高原之上高峰频现。

新时代的云南儿童文学展现出新的时代气息，云南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的云南，云南的儿童文学也不再仅仅停留于自我的表达，而是走出了固有的单一视角，以开放的多角度去凝视，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文学的构建。这种凝视和构建使得云南的儿童文学在地域文学叙事的基础上展现出开放的、包容的、具有生命力的姿态。

目录

Mulu

第一章 “拉鲁” /001

第二章 不平静寨子 /049

第三章 走出寨子 /091

第四章 终于找到了 /120

第一章 “拉鲁”

1

巴坡普是一个小男孩。他名字的意思是：在巴坡这地方出生的长子。他的阿妈早就过世了，他同阿爹住在庄稼房里。阿爹是寨子里推举出来的、专门看守庄稼的人。他总得住到远离寨子的窝棚里去，因为庄稼从出苗到收获，都得有人看着才行。

其实巴坡普自己更愿意住在江边，因为他一直很想学习过溜索。溜索就是一根碗口粗的、用篾皮或者藤子编成的大绳索，一端拴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另一端拴在对岸的一棵大核桃树或者什么树上。在没有桥的时代，人们就得靠溜索来渡江。



巴坡普只要去到江边，就会用渴望的眼睛盯着那些过溜索的人看。有一次他看见一伙大人把一匹驴子兜在麻绳上，而后像挂一件东西似的把驴子挂上溜索，在那么一眨眼间驴子就腾空而起，向对岸滑去。驴子被吓得四蹄乱动，像在空气中游泳。滑到对岸以后，等候在那里接应的人就七手八脚地把驴子解下来。驴子不停地抖动脖颈上的鬃毛，喷着响鼻，在沙地上乱转，仿佛被吓傻了。巴坡普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巴坡普是多么想住在江边，天天看人家过溜索啊！但是他得跟着阿爹住在庄稼地里。阿爹答应他，要把一套过溜索用的行头——木槽和麻绳套子送给他。不过要等以后才给。巴坡普问：“以后是什么时候？”阿爹挠了挠头皮说：“以后就是等你长大的时候。”巴坡普马上问：“我什么时候才算长大？”阿爹说：“再过五年，那时你十五岁，就算长大了。”

大人总是这样！把什么都推到以后。

不过，住在庄稼地里还是很好玩的。庄稼地在大山的最深处。在这儿，丛林是那么茂密，山峰是那么峻峭。除了天空和云朵之外，一切都是绿的。庄稼房就插在一大片斜斜的坡地上，用树干做支架，用茅草做顶子，用篾席做墙。这幢小房子像一座孤岛，又像一座小小的瞭望台。站在瞭望台上可以看到

庄稼地和周围的一切。

早晨巴坡普跟随阿爹穿过山地，去一个青草茂盛的泉眼边洗脸。鸟儿在四周唱出清脆的歌，令人心情愉快。有时他们还会走进林子深处去采蘑菇，往回走的时候就捡回很多枯树枝，当作柴火。

整个白天，他们都得用耳朵和眼睛监视整块庄稼地。有一回，他们发现一只壮硕的公猴子，蹲在一棵大树上朝这边望。阿爹举起砍刀朝猴子挥舞，猴子也操起一截树枝，又挥又跳。阿爹使劲儿憋住笑，咬牙切齿地假装生气，警告猴子不得来破坏庄稼。猴子也咬牙切齿，吱吱乱叫，警告人类不要多管闲事。阿爹假装恶狠狠地解下弩弓，瞄准猴子要射击。猴子被吓得转身抓住另一根树枝，晃动着尾巴，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的树枝一阵摇晃，那是公猴子的部族在跟着逃跑。

“快拉竹响巴！”阿爹冲巴坡普喊。

巴坡普赶紧拉动竹响巴，惊天动地的噼啪声够吓人的，同时父亲也“哦嚯嚯”地大声喊叫。这下好了，以后这群猴子不敢再到庄稼地里来了，但别的猴群肯定敢来，熊也会来，所以巴坡普父子不能放松警惕。

夜晚星星变亮，萤火虫飞舞着，在黑幕上画出一条条光线。



四周的声音简直比白天还要热闹。风掀动森林发出的声音像打雷，简直抵得上十条大河在响。风声呢，像是在窝棚四周飞翔，因为风是有翅膀的。小河的声音淙淙汨汨，倒很动听。虫鸣声不计其数，像是在互相吵架似的。所有的声音混响着，有时还会响起一两声野兽的号叫，听起来就跟哭似的。巴坡普吓得紧紧地抱住阿爹的胳膊。糟糕的是，他好像总是听见“本特溜溜”的声音。这是鬼叫，这里的鬼太多了。故事里说，每一件东西上都有一个鬼。这些鬼是本来就有的，它们同人一样，每一个鬼都像人一样重要。当万事万物——包括老虎和石头在内，睡着了以后，鬼就走出腔子，四处游走。它们的所见所闻就是梦，看见的情况不同，所以梦也就各不相同。

父亲尽管有弩弓和毒箭，可是也不禁有些害怕起来。他装作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对巴坡普说：“你要是听见‘喔！喔！’的声音，可千万别出声，否则，那种声音就会越来越近，变成‘喔嘿！喔嘿！’，那时候可就糟了，就会有一种像小狗一样的东西出现，同咱们打架。你越打它，它就会越变越大！”

巴坡普被吓得半死，裹着一块破麻布单子，缩成一团，紧紧地抱住阿爹的胳膊，两只耳朵警惕地听着，听听是不是有

“喔！喔！”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一直没有出现，巴坡普就慢慢地睡着了。在后半夜，那些吓人的声音仿佛变小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小到了听不到的程度。现在即便真的听见“本特溜溜”和“喔！喔！”，巴坡普也不害怕了。

这时节，地里种的是苞谷。苞谷刚刚出苗不久，每一株苗子都长着对称的叶片，看上去像弯刀，微微地颤动着，挂着闪闪的小水珠。数不清的苞谷苗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阵营，风一吹就发出很大的沙沙声，从“瞭望台”上看去非常壮观。

巴坡普挎上一小袋种子，同阿爹一起慢慢地巡视整块山地，看哪个地方的小苗倒在地上。倒下的小苗全被山鼠吃掉了根部。他们得赶紧把种子补上，并且在野兽足迹特别多的地方插上树枝做记号，准备天黑前在这儿安装扣子。

有一天，巴坡普终于有了一个学习过溜索的机会，因为阿爹要到隔壁山上去拜访另一位守庄稼的人，瞧瞧那里的庄稼长得是不是同这座山上的一样。巴坡普当然要跟着去。

他们来到两座山之间的箐沟边。这个涧子实在太深了，任何一位大人站在这儿低头俯视，都会感到头晕。但巴坡普并不害怕，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同深涧啦、森林啦是好朋友。箐沟对面的松林一会儿沙沙响，一会儿嗦嗦响。有一道藤子编的溜索拉



扯在这个深渊之上。虽然这道溜索比江面上的溜索短多了，而且是平溜，没有坡度，不能像江上的溜索那样让人飞快地滑过去，只能靠两只手慢慢地攀过去，但好歹也是一道溜索呀！起码可以让巴坡普尝一尝过溜索的滋味。

“我的儿子，咱们是像猴子一样从溜索上爬过去呢，还是走到箐底，再从箐底走到那边去？”阿爹故意问。

“当然是过溜索啦！”巴坡普高兴地说。

阿爹让巴坡普站着别动，他要先表演一下。巴坡普不眨眼地看着阿爹把木槽卡在索道上，把自己拦腰挂进绳套，而后往前一跃，阿爹的身子悬空了，下方就是万丈深渊，看上去够惊险的。阿爹用两手攀着索道，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大风使劲地刮着，阿爹的黑麻布裤子在啪啪地迎风招展，整个身子像在凌空飞翔。很快他就到达了对面。

“看清楚了没有？”阿爹站在箐沟对岸，朝巴坡普打了个呼哨，“我再爬回来，让你再看个仔细！”

现在，阿爹要带着巴坡普过溜索了。他把巴坡普紧紧地夹在胳膊窝下边。巴坡普闭上眼睛，双脚悬空，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阿爹正在用一只手一点一点地往前挪，而后阿爹似乎挪不动了。巴坡普睁开眼睛——啊呀，不好！木槽在索道上卡住了。

“你不要动！”阿爹一只胳膊紧紧地夹住巴坡普，另一只手抓住索道，用力地往前攀。但是木槽卡在原来的地方，纹丝不动。阿爹给吓得喘息起来。

他们此时正处在溜索的中央，索道被两人的重量坠得朝下弯成一个弧形，他们好像就要坠到万丈深渊里去了。突然，溜索发出“扎扎”的声音。

“糟了！溜索要断了！”阿爹低声说。

“扎扎”声更响了。在溜索断裂的那一刻，阿爹使劲抓住巴坡普的衣服，像扔一件东西似的把他扔回到地上，而后，溜索断了。阿爹只来得及喊了一声“不好！”就像石头一样堕下深涧去了。

巴坡普吓得哭起来，他以为阿爹会从箐沟里爬上来。他站在风口上等了又等，沟底只传来流水的声音。巴坡普只好独自往回走。他一个人回到窝棚里，又哭了一阵，感到很饿，蜷在干草上慢慢地睡着了。

将近午夜，有两个大人来到窝棚，他们是寨子里的猎人。先前有个放羊人跑回寨子告诉大家，说在山涧中看到了一具死尸。寨子里的人跑向那里，结果真的看见巴坡普的阿爹死在了那里。死者的血在冰冷的水中凝成一股红色的带子，弯弯曲曲



地绕过长满青苔的河床，向山涧的出口流去。

两位猎人将巴坡普从干草上拽起来。“走，咱们回寨子，可怜的孩子。”其中一位说。这位说话的猎人后来成了巴坡普的养父。

四周全是沉重的、令人透不过气的黑暗。在可怕的山野中，有鸟在噼里啪啦地拍打翅膀的声音，还有巴坡普和两个大人的脚不断地踏断树枝的声音，而这所有的声音都跟白天不一样。巴坡普虽被一只大手拽着，但仍感到十分害怕，走得非常吃力。巴坡普终于哭出声来了。那位猎人回过身，把他背在背上，一直背回了寨子。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两位猎人带着巴坡普去了公房。

公房是一幢大大的木房子，里边的火塘比一般人家的要大得多。有很多大人坐在屋子里。别说是隔壁那座山上的人，就是几座山之外的山上，都有人来了。寨子里的七位长老也都到场了。这一定是出了大事，否则长老是不会到得这样齐的。

大人们围着火塘坐着，叹气，烧火，默默地吸着一种由整棵金丝竹做成的长烟杆。

巴坡普被屋内的气氛给镇住了，他瞪着眼睛，规规矩矩地坐在篾地板上，注视着满屋子的大人。这使得大人们更加难过，

有一个妇女再也忍不住了，捂着嘴巴跑了出去，抱着房子的木脚号啕大哭，一下子脸朝天，一下子脸朝地，不断地把脑袋往木桩子上撞。巴坡普好奇地跟了出来，惊讶地望着这个大人，不晓得她为什么要这样。

“唉，巴坡普一点也不明白。”有个老头子叹息着说。

“他还没有学会伤心。”另一个老头子说。

“不过，这样也好。”又有一个说。

别的大人都叹起气来，有几个老太太又在抹眼泪，她们已经叹过好几回气，流过好几回眼泪了。

而后大人们就开始商议。他们商议的结果是让巴坡普到地瓜氏族的一户人家去住，直到巴坡普长大，可以娶媳妇为止。巴坡普直到现在还有点糊涂，不明白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

2

巴坡普来到了新家。新家的屋子外观像是一个大簸盒，用几十根木桩子插在陡坡上，顶上盖有厚厚的茅草。屋内所有用具，木桶、竹筒、麻绳、陶罐、麻布单子……都是主人自己亲手做的。簸地板中央有一个大大的方形火塘，支着三个支锅石。